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鄉集卷三十一

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吴　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林大本

道鄉集卷三十二

宋 鄒浩 撰

雜著

俟嬴

語有之曰夏則資皮冬則資絺夫皮豈當暑之急而絺豈禦寒之具哉蓋無事而備之者所以待有事也是以昔之君子有竄身海濱日以漁釣為事淡若忘情於世者及投竿而起論天下之務如此則治不如此則亂如

此則安不如此此則危累數十萬言皆古今之秘策與王之所汲汲而未獲者也故其功名卒與日月俱而莫之朽彼侯嬴者豈亦有得於此歟何其謀奪魏兵談笑而辦如探懷中物耶夫虎符所在至深至密所謂如姬者亦未必知其處也況敵國國人諸大夫左右予而嬴獨何以知之晉鄙嚄唶宿將提十萬兵之衆於閫外功罪未决而信陵遽以單車至其不肯授兵萬萬無疑矣顧朱亥之賢殆非荆卿所擬固足以辦大事方且陸沈於

鼓刀之肆舉國莫知也而嬴獨何以知之嬴既無數家射覆占候之術以探賾索隱徒以抱關之賤謀奪其兵以成信陵之高義有始有卒不差毫氂非其講之有漸處之有宜而能若是乎余故曰無事而備之者所以待有事也惟其信陵之初折節下之而不以貴自驕也久居於市不以市人竊罵為之動也引之上座不以將相賔客改其禮也是至誠而不倦者也是真喜士者也是可與有為者也其欲卻秦而救趙而不以平日之所

養者斷然成之則非人也嬴不為也故余嘗以謂無信陵則亦無侯嬴雖然嬴於信陵固忠矣於魏得為忠乎秦拔趙必移擊魏無乃賈禍於國乎是不然其為信陵謀者乃所以為魏謀也何則秦有并吞六國之心久矣六國不滅其心不已趙魏與國也脣亡則齒寒皮朽則毛落其勢然也其拔趙而必擊救之者秦之虛聲也不敢救趙而坐視其拔者魏之實禍也盖秦伐魏趙拔亦伐不拔亦伐拔趙而伐其伐亟其禍大不拔而伐其伐

遲其禍小由是言之殺晉鄙以奪其兵特鄙一身之不幸而魏國之幸也然則使嬴不輕用其死王能任之或止助信陵以相魏魏其與予賀長雄者將不在秦而在魏予是又不然其輕用其死余是以知其無能為也何則方嬴之時士知死名以為義而不知死義以為義者紛紛自以為莫已若也非惑歟盖可以死而死義以成仁者也不死則無勇不可以死而不死仁以成義者也必死則傷勇嬴於是二者不為管仲之不死而必為田

光之必死果何謂哉且士之所以不能有為於世者有物以累之也死生亦大矣而嬴不以動其心以之有為烏往而不暇奈何功名分止此耳嗚呼其戰國之奇士而名教之罪人乎

劇孟

劇孟匹夫耳吳楚舉大事而不知求條侯前知其無能為以謂天下搔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問其所處則閭里之徼問其所為則豪俠之事問其所與游則鬬雞

走狗務為少年之戲者也昔季梁在隨而楚武為之戢兵得臣在楚而晉文為之側席孟豈斯人之徒歟其若一敵國何也袁盎曰緩急人所有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在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噫是乃孟之所以屹如敵國者乎何則天下有强弱之勢然非土地廣狹城郭堅脆兵革利鈍士卒多寡之謂也謂人心而已苟得人心雖匹夫而遂强苟失人心雖天子而浸弱武王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夫以三千當億萬以十人當億兆雖垂髫之子保其必敗矣而卒罔有敵於我師則人心之所在其成功如何哉由是推之若孟之可倚以為重固無足恠者然諸予緩急之際不疑不倦逝不旋踵此高義也人各有心千變萬化而不齊惟高義足以收之使一歸於我譬猶形動而影赴聲發而音隨自不知其所以然者孟母死送葬自遠而至車千餘乘非其險邪向使吴楚之君聘以厚

幣納以至誠表之三軍之上彼素歸心者且將不期而附焉明者為之視聽者為之聽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戰凡有一長者各為之盡顧雖眞將軍殆亦未知税駕之所惟其不求而條侯得之是以三月而破孔璋謂以一賢敵七國之衆豈虛語哉嗚呼使孟初能擇術以本原乎聖人之道既成章而達矣既成器而動矣既無所往而不利矣明王委己而任之斯無敵於天下詎止若一敵國而已耶孟子謂伯夷太公曰二老者天下之大

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所謂無敵於天下者故嘗以為有過人之資者成之以道則鬱為豪傑之士成之以非道則蕩為豪俠之士豪傑豪俠之相去邈乎其天地矣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惜孟為氣俗所移而終不克念也悲夫

荀彧

余嘗恠曹氏潛不臣之心託扶漢以自媒自以為天之歷數不在並起之豪傑而在其躬當時之人誰不知荀

或智畧士也司馬仲達謂自耳目所見未有及之者其委身曹氏而為謀主凡二十餘載至董昭等密以九錫諮之乃獨以義興兵為言而是誠不知邪抑亦半涂而悔將以自贖於識者之議故假此以自明乎世之策士固有工於料事而拙於料人者固有與人同事初不悟其設心為何如者終亦必亡而已矣然而或必不出於此也何則其大策袁紹董卓吕布其次策田豐許攸審配逄紀顔良文醜殆如朝夕握手吐情相與周旋而灼

見其底裏所謂拙於謀人者果如是邪其勸曹氏定兖徐迎獻帝保官渡勿置九州既計其利又揣其害曲折返復迄有成功皆曹氏聰明之所不及所謂初不悟其設心為何如者果如是邪又其勸定兖州也說以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内而濟大事其勸迎獻帝也說以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夫高祖光武皆乘時特起遂有天下非終臣於秦漢者也彧言必稱之使襲其所為是欲曹氏為高祖光武耳就令曹氏一心王室猶將

搖蕩轉徙以啓不臣之慮况其本自異心重闚順適容與之言譬猶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其孰能禦之如此而猥畀九錫之議以明不知吾不信也劉備指以為賊其有旨哉嗚呼至此而後悔亦晚矣曹氏不赤其族而止使自殺其幸爭嘗謂彧之不得其死終不可逃苟不自殺則曹氏必殺之盖其所殺非守正不回則必用智不窮也守正不回者畏其嘗規我也孔融是也用智不窮者畏其移所以為我謀者謀我也楊脩是也彧既不能

見險而止如龔勝潔身於新室又不能見幾而作如范蠡肥遯於會稽顧料隱匿非直比而欲優游卒歲以追子房之高風不亦難乎孟子謂盆成括曰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余於彧亦云

曹參

讀漢書見班固贊丙魏曰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又讀唐書見敬宗以王廷湊之亂恨無蕭曹使姦臣跋扈夫蕭何相高祖自其起義迄南面有天下恃之如左右手其

獨冠乎當時而見思乎異代宜矣曹參既非何比又運籌不如張良將兵不如韓信其間關攻戰之中被七十創而功以成特一時之事耳其後相惠帝帝富於春秋且承高祖棄羣臣之初參日夜飲酒不事事卿大夫羣吏及賔客舉知其非而後之君臣猥與何一視而同稱焉其故何哉及觀其謝帝之語以為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曾不以前日之隙一毫置胷中於是釋然知稱之

者不為過論也何則有隙者私怨也舉事無所變更一遵其約束者國事也不以私怨敗國事此藺相如所以回車於廉頗而寇恂所以郊迎於賈復者也參賓能之故心平而識明心平而識明故舉之於事何者當後何者為急何者為緩判焉如黒白之在目如此而不以相業聞者未之有也且相業之所以成其本有三曰德曰量曰知體而才智不與焉盖才者可與有為也而不能不為智者可與有謀也而不能不謀以其必為必謀之

心倡之於上而百官有司争以才智應之於下將以親附百姓百姓且離散矣將以鎮撫四夷四夷且反側矣將以遂萬物之宜萬物且不得其生成顧雖有作之世猶見其害不見其利况干戈甫定之初如疾病方愈之人困於藥石之交攻而求所以補養其血氣甚切者乎若參者可謂賢矣然則繼參而居位者其必出於此乎是又不可何則太后稱制背約而王諸吕産禄顓兵秉政視天晝地日以睥睨神器為心劉氏幾不復漢於此

時恬不為怪而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無乃假越人以拯楚溺歟故前乎參者其相如之則國必有外至之憂後乎參者其相如之則國必有内作之患惟蕭何以其才規之於其前惟陳平以其智濟之於其後惟參斂才棄智以休息於其間則亦惟其時而已矣嗚呼安得不以私怨敗國事如參者與之論巖廊之急務乎

書崔德符榮辱説後

賓興不復古無如之何矣就其改作之法而審處焉猶

庶幾其不繆柰何上下胥失而莫之卹且物之輕重妍醜不決於人而決於衡鑑者以衡至平而鑑至明本無心於取舍也物亦莫得而恩怨焉故世謂有司為衡鑑或者失之德符斥以為盲不亦宜乎雖然天下未嘗無盲有司其繆於取舍非直盲者之罪擇有司者之罪也何則天子不自擇有司其在京師則委之中臺其在諸路則委之外臺所聚皆輔弼大臣日以進賢退不肖為職其擇有司固不難若外臺則職總運漕方其平時僚

屬之所商榷夙夜之所經營惟財力是務至於官曹人物之何如則一切不問不啻路人之相視一旦詔下止按吏版擇所謂有出身者用之而已使其皆賢可也不幸而賢者寡凡者衆與皆非其人則一鄉一國之善士惟所好惡耳幾何不為適越之章甫予今著在甲令以滅私而塞違者嚴且密也而好惡異則無以齊之非不欲齊也不可得而齊也盖人物異故好惡異好惡異故取舍異取舍異故士遇否不惟其才惟其時世專以罪

有司則過矣僕故曰非直盲者之罪也擇有司者之罪也僕入官且十年兩主試於方州一參閲於貢院揆今追往是亦德符之罪人而德符之說所漏略而不通者汗顔之餘輙書以自託不知我者其以為飾非乎

書學記碑陰

元祐初頴昌教授榮輯以類宫不足以庇學者聞於府知府事觀文殿大學士韓公資政殿學士曾公繼主之又因轉運使李公果卿行部請其費公欣納給錢一百

二十萬圮廢一新遂甲轍右惟西北隅作院在焉顧從之未能也後四年右相范公以觀文殿學士均逸是邦知之即命有司以修官度牒錢一十八萬徙院於廳第之隙以其故基歸類宮又以錢二十萬即其基構屋三十楹為齋為庖湢挾以兩廡注以中廊於是類宮之規橅備矣嗚呼事豈易成也哉舉邦域之中較之類宮所占纔得百一苟有改作宜無難者且歷三公積六年然後成況天下之事有大於此者乎初嘉祐末范公以秘

書丞居幕府時先聖廟與學異區徙而為一以慰學者仰止之心公有力焉至是三十年矣又頼公以終成之盖非適然而已也君子是以知公之為政在此而不在彼也晉陵鄒浩承之教授遂以清議之所欲載者刻舊記之碑陰云

書齊史

齊崔杼弑其君莊公太史書之杼惡而殺之其弟復書復殺之至其少弟書之而止嗚呼杼相齊專其政以喜

恕生死人甚可懼太史顧不知邪以人臣之惡莫大乎弑君而秉筆者吾職也知修吾職無愧而已耳兄死矣弟嗣其職慨然不少變使君之惡竟播不朽真賢哉後之有天下者非特區區齊比也其臣之氣燄未必如君之可懼者也其所為又未必如君惡之甚也秉筆者早已脂韋於觀望之際曲貸其惡虛飾其美以自給於其家為身若子孫之計況其大惡乎況其氣燄真可懼者乎於臣列且如此況君之過失乎聞齊史之風足以愧

矣

曾祖詩訓後語

此詩乃曾祖舍人所作而自書以遺先祖於入仕之初者先祖以天禧三年擢進士甲科至至和元年仕三十六年年六十三以殁盖由軍事推官積累為都官郎中郡太守未嘗一日不奉訓誨故所至以官為家以民為子惟恐朝廷之恩不下流而嘆息愁恨有形於聲者陰德及人不已多乎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

乎親不可以為子先祖於是盡人子之道矣先考都曹甞語浩曰吾將以詩本刻石傳示子孫世世奉承此心弗墜庶幾稍稱前人所以垂裕之意一有違叛是辱其先是大不孝非吾子孫也嗚呼音猶在耳而先考奄棄諸孤凡是生平一言一事茍可以追念者莫不心銘焉而況此其大者顧浩不肖不足以仰對遺訓尚賴祖考之澤未即隕滅敢不遹成先志而刻諸石先祖有兄九人其後散居四方者多矣亦將以此示之蓋曽祖之意

無所不在不直為先祖發也紹聖三年八月一日浩謹書

鞭從

誰使汝言誰使汝行言而不讐誰之咎行而不篤誰之愆汝不念有時而斃予則臭腐而已矣復欲天長地久知何年嗚呼戒之慎之道不汝棄神汝憐

冠柄文

二十而冠禮固有儀十五而冠義亦從宜未冠則槩以

童子之品目既冠則責以成人之作為吾自汝總角爰
迨今兹聽汝言而察汝質必能卓然建立稱吾所期方
吾竄嶺表也則曰父為國事耳何足動及吾斥湖外也
則曰父坐前事耳何足疑念祖母之省侍阻念諸叔之
音問希念諸兄諸弟不得相與處以學則每咨嗟而涕
洟凡孝悌忠順之端固已見於此矣所以充擴成就則
惟汝篤誠而弗移彼合抱之木非不大然生於毫末之
細彼九層之臺非不高然始於累土之卑汝其尊六經

以為本博羣籍以為稽有可友者取以為友有可師者

奉以為師積日月而已年迄至於期顧雖將聖之耳順

從心且庶幾其可及而況孝悌忠順之實又安有不孚

於上下格於神祇俾世人稱願曰幸哉有子如此以暢

吾父祖之澤於無所終窮豈不自於斯時乎汝其勉之

汝其勉之

洗幻子文

分日月之末照以本汝之氣據瀟湘之上游以潔汝之

形汝聰汝明汝所固有汝忠汝孝汝勿妄行視汝父之不得安其位則知所以修職業視汝父之不得養其志則知所以奉晨昏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吾既以此訓汝之兄矣汝其從兄而恭命勿使失墜以對吾生育之恩

頤旨

易者象也觀頤之象得所以養者焉初畫奇陽也上畫

奇亦陽也其中四畫皆陰偶則虛而無無間矣惟虛而無間故上下之陽升降往來而無窮然陽一而已自下而上其一為上九自上而下其一為初九上九曰由頤厲吉利涉大川以見凡在下者莫不由之以養故雖在上而危而吉無不利利涉大川即靈龜之所在也而初九必取靈龜以為象何哉盖龜者北方之陽物也屏氣似不息者其息深深養之至也未為不靈也若捨之而觀朶頤則惟言語飲食之知而已夫言語之出也飲食之

入也乃頤之所以朶也既不能如龜之常寂默而不言語也又不能致其慎而惟朶頤之觀則必至於有所耗既不能如龜之常冲盈而不飲食也又不能致其節而惟朶頤之觀則必至於有所傷既傷且耗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終身不靈也孰禦太玄以養凖頤初一曰藏心於淵美厥靈根而測以神不在外釋之深有得於此也此聖人所以抱一以為天下式

忘言

多言不如寡言寡言不如不言不言之跡雖謹乎外欲言之意猶存乎中則天機自動人且得之況不知所持以至於多言乎惟忘言而不知所以忘乃可以入道惟冥心而不知所以冥乃可以忘言此之不圖而惟規規於頰舌之間亦未見其能全也全乎全乎吾得所以全者矣幸矣夫

夙悟

聖人懷之而忘懷所以為聖衆人辨之而紛辨所以為

衆聖乎衆乎將孰從乎既已知之矣而莫之擇則非智既已擇之矣而莫之處則非仁仁且智夫子既聖矣衆人固不識而況世俗之陋乎易不云乎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闗尹不云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擇之而明處之而安終也兩忘而化其道則幾矣噫勿惰勿畫勿後悔而莫追

上梁文

伏以郡當淅右雄為禮義之鄉宅據城東蔚有衣冠之

族惟祖孫之三世閱甲子之一周人昌益見於詵詵棣

棣毋懷於慄慄用宏茲賁相協厥居某官念基構之相

成廓規模而甚遠上禀慈親之訓奉以周旋下同愛弟

之情因而改作裒諸山之名木選一路之良工曽不逾

時亦既蕆事門通駟馬知潛德之有開庭列芝蘭識鍾

英之方茂不但姘幪之允賴且將福禄之咸臻棣華光

映於承顔栢葉春生於獻壽里仁推美閭範昭隆子子

孫孫永龔家傳之善年年歲歲常膺天與之祥某總衆

技以効功舉修梁而恊吉輒伸善頌以助懽謡

兒郎偉抛梁東占得青春歲歲同小井不能藏瑞彩常隨初日到庭中

兒郎偉抛梁南斗注長生分外添習習薫風來不斷更垂離照滿前簷

兒郎偉抛梁西萬頃收成正得時川陸路通無擁塞朝天從此上丹墀

兒郎偉抛梁北回瞻列宿環辰極榮光無數集萱

叢長為高堂添喜色
兒郎偉拋梁上天錫體祥如影響甘露凝珠未足
奇人人慈順尤堪仰
兒郎偉拋梁下積善為基持廣厦子令臣忠常出
生安寧和樂符周雅
伏願上梁之後綵衣愈煥蘭膳彌馨先後應塤篪之節
和柔諧琴瑟之聲燕及童孺施於使令偕一鄉而隆盛
樂四海之昇平

留題昭平王氏來仙閣

王氏來仙名閣舊矣閣前拱北軒竹間翾風亭梅邊拱梅亭則予所名者拱北有軒而榜未立翾風有牓而亭未構拱梅亭牓俱未有也所費不多久欲自為特以其家拘忌陰陽因仍至此主人好事後當成之亦足以助一邦士大夫登覽之勝

又

浩以崇寧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自零陵移昭平居此閣

四年十一月七日自昭平移漢陽離此閣杜門循省凡十六甲子非上主之恩與天同造何得脫死炎氛生還膝下予感涕援毫槩見於此

道鄉集卷三十一

道鄉集卷三十二

宋 鄒浩 撰

雜著

書省恕二齋詩銘後

臨漳李大方幾仲既以省恕名齋又為銘為詩以見意可謂君子之用心矣夫詳於省人而略於省己厚於恕己而薄於恕人此學者之大患也平居聽其言往往高出顔閔上謂曽子子貢為不足擬夷考其行而觀焉使

當夫子之時於其來也不辭以疾則必鳴鼓而攻之矣況欲與及門之士齒乎幾仲乃能反此而用其心其所以省雖不予告予知幾仲夜旦之間常默然念曰言果寡尤乎行果寡悔乎事吾親果孝乎事吾君果忠乎事吾長上果信順乎果不愧於天乎果不怍於人乎果不為名教之罪人乎若所謂恕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子明言之人之情猶已也内之於家勿以所不欲施焉家其有不齊者乎外之於國勿以所不欲施焉國其有

不治者乎大之於天下勿以所不欲施焉天下其有不平者乎始也於已猶有省也於人猶有恕也索之而可得終也未始有已可以容吾省也未始有人可以容吾恕也索之而不得也則由仁行矣三月不違仁且無得而名焉予知幾仲必有時躍躍以喜曰夫子之道果一以貫之也性與天道孰謂不可得而聞也天下何思何慮予它日會面揖眉宇不待容聲信予言言之不妄

為諸公作劉淮夫薦詞

朝散郎致仕劉淮夫故直史館㬌之子樞密直學士陳襄之甥事父母極孝孝於親者皆自以為難及元豐中為台州判官薦狀已有餘數更及一考即可改官縁父被名赴闕不忍離左右遂不待任了便乞侍養隨侍以去近監江寧府酒務到任未久縁母年八十七歲思歸宜興家雖甚貧不復顧禄即乞致仕奉母以歸郡守以下再三留之皆不可得今方年五十九歲無屋可居無田可食雖水菽不充未嘗一毫有求於人凡此皆人所

共知有迹可考者若其潛德隱行尤不可勝舉要之一本於孝而已東南縉紳先生交譽以為至賢而淮夫聞之恐悚退避但曰此乃人子之常行無足道也

書余清老

清老所造甚深所養甚高乃能埋光鏟彩曲與人同不問醉醒戲笑而已人亦為之絶倒不知其於規矩凖繩之内外果孰在也喙鳴合與天地為合清老其庶幾乎更數十寒暑想像此老而不可得然後知其有大過於

人者雖然知與不知清老何加損哉清老聞之拊掌大笑

書毘陵後河興廢

郡城中所謂後河者乃舊守國子博士李公餘慶創開李公精地理謗牽上戶共成此河且曰自此文風寖盛士人相繼登高科三十年當有魁天下者爾之子孫咸有望焉河成未幾學者果盛已而紫微錢公公輔登第為第三右丞胡公宗愈繼為第二吏部佘公中遂魁天

下其去河成之日適三十年葢熙寧癸丑也自後瀕河之民多侵岸為屋及棄物水中由是堙塞久不通舟崇寧初年知給事中朱公彦出守於此詢究利病得其實於是濬而通之向之形勝復出矣今給事中霍公端友遂於次年魁天下士是歳歳在癸未去熙寧癸丑適又三十年霍氏居河上游河勢曲折朝揖其門鍾聚秀氣世有名人今知太平州霍公漢英與其姪給事數十年間相望起東南為時顯用然則形勝之助孰謂不可信

予李公葬州之横山民病疕者取其墳土服之輙愈今朝散郎撰乃其孫也

為錢濟明跋書畫卷尾

某生晚不及識蔡公公之窀木既已合抱方於濟明家見遺墨四軸某雖不能書然當世士大夫能書者咸先之固知其筆妙與人稱也右君謨帖紫微錢公朝廷之名卿鄉邦之先生也某從學時公既殆矣不及親炙以為師而與公之子通直為友因得觀公所書遺教經以想見剛風特操之髣髴云右錢公書經遺愛愛其人者愛其屋上之

烏況鶴乎少游歎之良有以也右秦少游為錢公所作鶴賦

晉卿以尚主之貴日在綺羅絃管之間而濡毫嬉戲乃皆風塵表物非其胷中自有丘壑何以及此右王晉卿所畫柳溪漁浦小景

為姨氏書女誡後跋

姨氏第六十今甫十一歲事祖母壽昌君如成人不忍須臾離左右壽昌常久疾有歎言聞之惕然誓以身代諷勸尊屬詞婉而意嚴戒諭使令務篤於親而勤乃職其天禀不凡如此某因取女誡書以獻焉庶幾朝夕成

誦以為姆訓之助異時有勉其夫以正教其子以忠與古淑懿相望於聲詩圖史之間者必吾姨氏也薦紳先生將曰毗陵張公之後不獨男有特操無媿家法施及女子亦賢矣哉

書姚廉州墓銘後

予頃在廣西聞姚廉州治宜兵民諸公交薦不幸舊僚有出按本路者按私隙以文致其罪既而朝廷知之遂復選用後數年予與其子嶙從容又觀鄉先生敏叔所

作誌銘益信其有以過人而不克壽以顯悲夫於是為書此石以詒後之助焉

跋陳居士傳後

居士本不求知於人人自知之宗子博士楊公中立為之傳以行於世所以風勸來者蓋不但一鄉而已也

為陸伯思跋韓魏公范文正公書後

某生晚不及識公元符末公之長子嗣為大丞相某始獲登公門想見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

安今嗣丞相亦亡矣覽觀遺帖秖益悵然

公嘗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其言考其行事信乎能踐之也宜其綠戔遺墨為志於古者寶藏如此

書待制張公詩卷後

故天章閣待制贈開府儀同三司張公在仁宗朝既以功業隱然為名臣乃歸休於毘陵之私第作詩以示其子自號知幸老人公歿四十八年大觀元年正月公之

孫垂熏於兄堅如晦墀而率其弟勑脣即圃構軒以便講學取公號為知幸者名焉以謂公之知幸幸於遭時我之知幸幸於流澤幸於遭時久其已矣幸於流澤豈終以此自畫哉誓與兄弟奉母壽昌君外念先朝請付屬之意不敢暇佚以成其身一旦遭時凡公之所未及為者猶將為之而無不可況其餘乎然則公詩所謂自修清慎後事無憂者不獨在其子而又在其孫矣流澤之長未易以世數期也某雖悪方且拭目以待

致軒紀名

通仕郎張君堅與弟如晦搱垂收壙窆既已遷其父提點鑄錢朝請公之柩同母夫人壽昌縣太君嚴氏葬於滁州清流縣安仁鄉之杜沛乃即祠堂規以為軒問名於外孫鄒某某竊為通仕弟兄所作事其親者自始逮終曲盡勤誠夫子所謂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蓋無一不備於是因其實而名之曰致軒然通仕弟兄皆以材識學行仰承

流澤宜必光顯於世而朝廷之上方且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則自此出而事君又將致其身焉某雖癈處尚庶幾及見之

書孫氏棣蕚後集

晉陵孫氏有高士諱世南者某祖母樂安君之父也淳化至道中與兄詁世寧弟世儀皆以文行馳聲同時薦於禮部既歸乃以志之所之形為篇章如鶺鴒之首尾交應而弗違如塤篪之律呂迭奏而有倫編聯成集名

曰棣蕚非夫四人莫逆於心如四體不言而喻安能至此哉語不云乎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宜其子孫蕃衍宗族隆盛為東南之所推仰然則是集非特孫氏所當奉以為訓世世不忘凡覽之者亦可以興起矣

跋漳浦李大忠徽叔所藏書畫尾

嶺表歸来飯不足負郭有田多未贖何當賣劍成此謀耕遍雨餘春雨緑 右戴嵩牛

王荆公嘗言安惠周公與其弟越皆以能書為世所稱每出輙為人取去此書蓋亦為人取去者不知傳幾人而徽叔得之 右周越草

錢塘方鏤聖俞詩為新集遠方得之猶知貴重况聖俞所自編以贄當時公卿者乎徽叔不寶珠玉而寶此編固其宜也 右梅聖俞詩

漳浦李大忠徽叔與兄大方幾仲皆從山谷遊得書不知幾何必謹葴之徽叔歸自中都道由晉陵出此集示

予且曰此乃山谷為葉尉時所書也然與予平昔所見絶不相類豈其少年作字若此而晚年異此乎必有能辨之者

右黄魯直書

書與墨工張處厚

予用張處厚墨久矣而未之識一旦處厚踵予門問其家世則谷之子過之孫也昔奚氏以墨顯於江南而過妙得其法至處厚益恐墜其家聲不汲汲於利售尤為可尚云

語録

先正言非禮勿履惟大壯能之君子用大壯之道惟此為要切

修道易進道難何謂進道慎獨是也

某為諫官祇是說理不傲訐

為善如着衣喫飯不可有功過心

勉禮之當行者不必責人之報安義之當為者不必望人之知可以求可以無求求多辱可以交可以無交交

多濫可以毀可以無毀毀多怨可以譽可以無譽譽多諂

有非禮之念然後有非禮之言言非自口也巧言令色往往入而不知

過相褒美便入於巧言輕重須合宜

范丞相平生所稱引奏對止是孝經論語孟子周易嘗云人作好事不堪再説着説着便不中

丞相云惟儉可助廉惟恕可成德

雖居軒冕之間當有山林之氣士不可無山林氣節義

文章學術大抵皆然何謂山林氣即純古之氣也達於

命者不以得失為休戚

思慮不清便乖慎獨之道

學者厭俗事便非聖王之學聖王以民事為本舍民事

無可為者但事事中理皆有節文所以異於俗人下至

一家亦只如此厭俗事皆生於怠惰清虛澹泊皆繆悠

之辭試問清虛者不須衣食乎能不與人接乎有此二

者既有所事矣故聖人不喜事亦不厭事學者不可不勉

有心之過大無心之過小

凡為善有二或直心為善或著姦為善大抵有山林氣即佳寧使人道村不可使道姦

范德孺在太原每支官吏及軍士糧同出一敖雖有濕惡軍士自不怨也

雜說

直其正也當作直其敬也音近易訛多如此者直其敬也方其義也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徳不孤則所謂大也

養生而不知其主非善養生者也故此篇之旨始於緣督以為經而終於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當作一句如之何猶云奈之何事至於言如之何如之何固已不能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矣猶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則是不知悔者也雖

聖人其如彼何哉

有馬者借人乘之葢史之闕文也孔子初猶及見後則亡矣文久且不傳况其意乎君子於其所不知故不可不慎也

斯者有所指也或問禘之說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亦必有所指矣將指其心而言乎惟先自信於心然後可以取信於人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子絕四子樂皆記所記者之言然非深知孔子安能及此

南明而北冥人之所知也南北皆冥人之所不知也冥豈可以他求哉心冥則無所往而不冥矣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自易與天地準至君子之道鮮矣凡十段所以能彌綸天地之道以易與天地準也所以知幽明之故以仰以

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也所以知死生之説以原始反終也所以知鬼神之情狀以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也所以不違以與天地相似也所以不過旁行而不流以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也所以不憂以樂天知命也所以能愛以安土敦乎仁也所以神無方而易無體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也所以君子之道鮮矣

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此以釋言近而指遠者

善言也言出於口初不下帶可謂近矣然而道存焉可以世為天下則其指豈不遠乎

玄牝之門取諸吾身則鼻也鼻者息之所由以出入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其息深矣孫叔敖鼻間栩栩然是已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素問曰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四者之有而貴常守知此然後知谷神之所以

不死
虛其心則腹自實弱其志則骨自强
張子房之智所謂行其所無事者也
天地者形也乾坤者使形者也隂陽其形形者予元亨
利貞每一德各具四德若不具四德其一德亦自不成
乾之六爻惟舜備之
其次畏之其次侮之當如別本直曰其次畏之侮之盖
迹雖畏之而心實侮之故也

自私覬愉愉如也以上乃孔子之所獨者自君子不以紺緅飾以下則非特孔子而已凡君子皆當如此故不直曰孔子而必曰君子與上文異

孔子於羣弟子中惟於顏淵曰不幸短命死矣於冉伯牛曰亡之命矣夫盖惟此二人乃可以言命故也若仲由之行行不得其死然豈足以言命哉

隨所居而安者廣居也隨所立而宜者正位也隨所行而通者大道也能居廣居然後能立正位能立正位然

後能行大道

居其所所謂德也為政以德則為君而得君道矣居君之所者也而人亦各得其所焉中正無為而已不與下同德其居其所者乎

為周南召南如為學為道之序學道之序興於詩學詩之序始乎為周南召南

聖人觀於天而不助不以人助天也助如助長之助為人君之道盡於乾卦為人臣之道盡於坤卦亦在體之

而已

道鄉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鄉集卷三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　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林大本

道鄉集卷三十三

宋 鄒浩 撰

雜著

襄州鈐轄王餘慶以其所斵琅韻琴示予為之

銘

有薫其風有逺其志比隆舜文天子在位厥惟中和不復殺伐將軍凱歌變為雅曲合天者天豈師于今於無絃中而不比琴萬籟並作琅然其音日月老矣孰知君

心

座右銘 并序

先君之喪既祥除念無以贖不孝之罪勉率諸弟稍就術業於是雪涕作銘以置其座右

嗚呼爾年既壯爾身則孤痛九原之難作常隕血而號呼歘炎涼其再序報罔極以何如嗚呼有田以足爾之食有屋以寧爾之居曾不以寒饑暴露窘爾之心兮舍為善而曷圖嗚呼志難成而易敗時難遭而易徂奉先

訓以夙夜無自畫於須臾聲載實而遠騖煥祖考之規摹彼聖賢之人亦人而已庶以此而為徒

晚盖銘

嶺表東西竄必罪大汝竄而居於今為再垂衣在上朝廷清明汝罪莫掩汝則當刑祥風翶翔協氣洋溢六合一家瘴氛歛迹完汝餘生念汝往咎往雖莫追來或可救其惕其厲其慎其思以汝覆轍以作汝師汝明聽之皇帝憐之俾歸奉親身其安之

古銅鑪銘并序

十月十八日予生日也男柄走家僮持壽香與古銅鑪來獻其面如盃其形如鼎用以炷栴檀起自膚寸而彌滿六虛於予心有會焉乃作銘曰

天地氤氲山川出雲油油藹藹郁郁紛紛六合為巨未離其內兮但見薫然慈仁漠然無分過此以往夫孰得而名之

二銘并序

予偶於江濵亂石中得二勝處殆天作而地藏之以見遺也其一曰莫釣磯其一曰下鷗臺既命名已又刻銘於其上焉

莫釣磯

悠然而遊輾然而笑强為之名其釣莫釣

下鷗臺

藏乎無端審乎無假何以信之鷗舞而下

蔣彦回出所藏雷式琴求銘因為之銘

椅桐梓漆道通為一吹萬不同由此途出物有所然孰知其然其德最優其曲則全我思古人無古無今復其見天地之心賢哉回也式如玉式如金金玉爾音惟昭氏之琴

甘泉銘并序

祁陽邑城之北有泉出焉贍足一方不知幾年矣零陵蔣湋恨元次山居浯溪去泉纔五里許又數數往來訪尋山川之勝見於文字何所不有乃無

一言及此遂以語予而屬銘之銘曰

山下出泉其甘如醴并冽而食大國百里莫之令而自均民到于今受其利雲行雨施自今以始水不可以終止其孰能止之

天保松銘并序

衡州華光山實衡嶽之南麓有松傑出盤礴雲表晉陵鄒某嘗以問長老仲仁曰方法堂佛殿鼎新之時他山之木尚入繩墨乃不以此為材耶仁曰

自合抱以來睥睨其旁者踵相尋而至豈特吾寺之人哉但以適當天子壽山之前故不敢運斤耳因告之曰若聞天保之詩其比物以見意必曰如南山之壽而以松栢之茂繼焉今山前之松可謂茂矣宜以天保名之仁請著以示後於是乎銘銘曰

山有喬松在南山之陽巧匠覷旁莫之能傷匪以此為不材可以全生得極其高大惟時太平溥海内外罔不

稽首歸美以報如松之茂惟此獨也正能長且久勿伐勿敗祝聖人壽

澹山尹文老畫像贊

有時皺聚雙眉有時笑開雙臉澹山不解謾人一任諸方點檢

書喜

役者濬感應泉一二尺許乃於亂石之下得蟹一枚予自放湖湘以至踰嶺不覩此物四年矣亂石之下又非

所宜穴處也何從而出邪易不云乎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蟹者解也夫實告之矣蒙恩歸侍立可待也於是乎書

感應泉銘

昭平江水不可飲飲輙發瘴日用汲井乃在二三里外又石路崎嶇當風雨寒暑時尤以為病忽於所居樂川之上仙宮嶺之下有泉出焉甘凉瑩徹一邦之井無與比者因疏道為小池日得四五斛

用遂有餘而人不勞名之曰感應泉銘曰

有穹其山有澄其淵動惟厥時以出斯泉惟泉沛然莫

遏其源我感我應其來自天

傳神自贊

汝為臣邪弗得事君汝為子邪弗得養親與世作戒莫

汝比倫汝惟自新日以省循尚庶幾迷而悟屈而伸無

愧乎古人

洞庭之南蒼梧之北鴈不到處莫汝心惻有靦斯顏有

延斯息何以酬恩皇恩罔極
忠愧屈原才疎賈誼仁聖當陽自取投棄挹彼湘流濯
玆罪累厥惟後圖以對天地

知幸軒銘為從外祖作

八十二歲外祖既成知幸軒以休奉親之餘日外
甥鄒浩乃推本尊意獻銘於座右

惟親惟天惟親惟地覆育我躬德莫可議汲汲以報亦
豈他求權衡乃心則知厥由惟身康強親喜而安惟身

疢疾親惜于顏矧惟此身其來有自自祖自考以至於
此能欽愛身為欽愛親祖考聽之何福不臻親壽而昌
我戲于側念茲在茲敢忘朝夕

道鄉贊二首

青草黃茅夢破東阡西陌年豐長與老農擊壤不知身
世窮通

昔時吏部侍郎今日道鄉居士畢竟這箇是誰一任更
安名字

歸愚齋銘 為陳公晦作

墮肢體黜聰明脩胷中之誠而勿攖以成其身以順乎親歸歟歸歟雖智大迷矣柴也愚回也不愚又惡得而强名

焚香石銘

一銖煙從此出徧十方能事畢

普融閣 平老嚴小閣於文室之左為人稍間即處其中專於寫華嚴經為佛事余北歸過平平請名於是名以此

前身善財後老平善知識處靡不到十信生行回向地等覺妙覺諸法門一法門中義一句須彌聚筆海量墨亘未來際力書寫未來可盡寫不盡何況六位一切法一一筭諭莫能及老平於此不思議第三手把龜手筆一刹那間能事竟一一微塵出經卷三千世界微塵偈一四天下微塵品龍樹傳持所未會悉在而今輪字裏字字無增亦無減四十二字誰舉偈大寶蓮花忽開敷帝網重重清淨土十方三世佛菩薩一時會集作證明

彌勒辨說巧稱揚文殊師利欣按頂日用縱横日日新此身普賢身内現若人欲識老平身即是毗盧無盡藏

蓮華經賛晉陵士張仲敏躬寫妙法蓮華經為寶塔凡九層以施感慈禪院長老了邦予至邦室得所未見為之賛云

心為工師筆斤斧巧取蓮花以為材願力基構次第崇一刹那間能事畢菩薩衆星佛孤月欻然出現此土中種種說法利羣生一一慈悲大方便如父誘子出火宅如主導商移寶城如雨灌漑藥品殊花實根莖同一長

獲普門通靡不應道與非道對病藥過現未來佛所說不增不減悉如是寶積如來為證明業岌巍巍分半座此塔彼塔兩現前非一非二叵思議誰將手擎至感慈八萬四千真塔樣無礙光從無縱出徧非非想無間處疑情照脫罪垢空同證一乘無上覺有如不信視龍女八歲何知頓成佛時不待人勿後悔速向塔前勤懺禮

書合論後

華嚴佛菩薩悲智咸徧周廣開方便門主伴互酬請於

無言說中說法無數量我讀誦思惟獲從信根入闇逢照世燈病遇雪山藥無價大寶珠衣内忽然得願盡未來際滿足普賢行一切導師前一一興供養一切衆生前一一作利益持經繼有人悉冀同我願

書楞伽經後

牟尼凈虚空大慧舒光明森然萬象形有目咸欣覩疑解二俱脫一切本如如一一楞伽山演說修多羅稽首方便慈功德無窮盡我今如是了是為報佛恩

支離疏贊

支離疏形若斯看雖醜世莫疵外非譽忘盛衰遊人間常自怡使形者亦如之德不德至希夷與萬物妙相宜聰且明焉能窺掛壁上羣兒嗤兒勿嗤斯吾師

陳瑩中畫像贊

鳳閣鸞臺何許天涯地角周遊此老老而益壯超然一段風流

又

了了了時非了非非非處何非要識此翁端的試看筆下形儀

東坡横策像贊

東坡未作儋耳行此相已入龍眠筆大海中央誰與鄰萬事一條横榔栗

雲溪文慶長老畫像贊

不選在在處處長是哆哆啝啝飯了要睡便睡睡了要歌便歌呵呵呵呵呵呵且道一把茅下翁子三家村裏

老婆相去幾何咦

集經文為要訣集黃庭語

黃童妙音難可聞若得三宮存玄丹中有童子寘上玄

回紫抱黃入丹田閉塞三關握固停三氣右回九道明

恍惚之間至清靈散化五形變萬神千千百百自相連

共入太室璇璣門三老同坐各有朋高拱無為魂魄安

玉房金籥常完堅內守堅固真之真真人既至使六丁

內挾列月列宿陳物物不干泰而平百二十年猶可還

使人長生昇九天上清紫霞虛皇前

天寧節開啟文

伏以電繞虹流將屆誕彌之節雲從星拱咸輸欣載之誠用嚴西竺之因仰助南山之壽恭惟皇帝陛下叅兩儀而在御遵七聖以存心有為率本乎大中無外普霑乎霈澤光動老人之瑞昭符寶歷之昌式構熙辰敢伸虔祝皇帝陛下覺慈敷佑靈貺並臻於萬斯年常道尊而德貴則篤其慶配地久與天長某官等伏願協輔丕

平共膺純嘏凡託照臨之内舉蒙亭育之恩

天寧節罷散道塲文

天德出寧式構千齡之會臣能歸美虔伸萬壽之祈惟
妙應之潛通宜悃誠之昭納恭惟皇帝陛下懋建皇極
丕隆聖功殊恩浹洽於華夷協氣充盈於宇宙慶集誕
彌之節歡騰普率之心憑仗勝因增崇睿筭皇帝陛下
伏願乾行不息離照常中奉七廟以承休逺過山呼之
數攬八方而在御長居星拱之尊其官等伏願多福荐

臻元勲益茂凡依覆載永頼生成臣無任云云

功德疏右語

天隆寶祚運屬真人光臨震夙之期恭致壽昌之祝伏願慈雲廣蔭慧日增明萬八千年位軼天皇之數三十二應常符妙淨之心所集善因並資聖筭

欽慈皇后忌辰道場齋文

伏以仙馭不留閲歲時而浸久真乘可仗嚴像設以輸誠恭惟欽慈皇后德協天心祥開聖祚詒廟社無疆之

福形邦家百世之風今皇帝敬慕極隆晨昏是念虔奉能仁之教用伸感愴之情欽慈皇后伏願妙盡諸緣迥超十地今皇帝伏願躬膺壽歷坐擁神釐凡居覆幬之間永賴中和之賜

欽慈皇后忌辰道場青詞

伏以神入希夷雖莫容於智測道周普率猶可冀於誠通恭惟欽慈皇后妙合柔坤誕生元聖襲宫闈而肇慶浹海宇以流恩今皇帝追念劬勞深懷怵惕式届上賓

之日夙嚴秘簡之儀欽惹皇后伏願永悟真荃常安淨樂今皇帝伏願功崇德鉅地久天長坐令有截之區均享太平之福

青詞

伏以大道無私雖不偏於庶物至誠有感乃自格於靈心輙忘凡陋之微上瀆高明之聽伏念臣昨居諫省妄論中官投荒嘗抵於新州遇赦亟還於舊職因仍踰分忝竊從班方得請於鄉邦忽再流於湖外詔書之所誕

布告命之所敷宣球動一時諠傳四海載惟罪戾分甘兩觀之誅仰荷寛慈僅比三危之竄迹其僥倖豈易名言但臣母氏之年浸高今則母子飄成異處仲弟之疾未愈今則兄弟不得相依晨昏遠阻於承顔藥食迥難於注目以此夙夜未免憂惶惟善貸之俯加憫愚衷之甚切密回帝意灼見羣情深明章疏之是非悉究罔誣之本末庶蒙矜宥早獲旋歸反已自新敢少衰於忠孝餘年未盡誓無負於生成仍願舉族親姻並霑福祐

伏以道莫貴於長生福尤先於上壽必繫天助乃恊心期用輸澡雪之誠仰動穹窿之鑒伏念臣母張氏年踰耳順德盛壼儀縁臣忽被竄投既久虛于禄養顧臣無由迎侍誠遠托於鄉居違離荐閱於春冬省定未諧於夙夜言念倚門之望不勝陟屺之情適屆誕辰豫伸虔禱惟俯從於願欲冀顯錫於休祥俾慈親常保於康寧而舉族咸依於庇蔭肆及拘留之賤深憐悔罪之勤早使旋歸曳綵衣而就側庻同長幼奉蘭膳以承歡永對

殊恩敢忘飭已

伏以大道難名雖不容於智測至仁易感猶可冀於誠通輙忘螻蟻之微敢冀乾坤之造伏念臣本無路識進偶明昌蒙哲宗親選於稠人由常調遂登於諫省勉思報國安敢謀身屬元符立后之初於崇政抗章而論輕觸忌諱重取竄投旋逢今上之纘圖還以舊官而名用入衆邇列出典大藩方欲布於寬條俄復聞於謫命壬午秋孟但安置於湖南癸未春殘又斥居於嶺表惟茲

平樂無異新興乃瘴煙尤甚他邦而循省自傷遠謫去常州往返不啻萬里違老母晨昏久已四年偶未隕於餘生已數更於大赦重念椒房之赴訴蓋求誣謗之昭明謂臣所言其事不實迹雖遠矣心猶皎然追惟當時奏御之三章並無殺母取子之一字不知此疏撰自何人肆形醜詆之言稔出顛危之禍致臣該登極異恩之後尚逐遐荒使臣居元祐姦籍之中亦稱朋黨推原本末良有因由雖巧為構陷之謀人誰敢議然隐在幽冥

之內天必盡知儻非控告於穹旻何以獲伸於寃枉謹擇下元之令節是為生日之前期瀝膽書詞望雲徹聽恭以包函之有素尤於相協而無私俯賜哀憐曲埀昭鑒感悟聖君之美意灼知偽疏之深情放釋拘攣早奉日邊之命旋歸省定永承膝下之歡況臣數年以來累已具章上奏懼精誠之未達靡夙夜之遑寧顧喋喋一至於斯庶高高亟從其欲誓堅晚節仰對閎休

壽寧寺藏殿設供文

伏以妙覺難窮固莫容於擬議慈光不斷常普利於冥蒙惟頓悟於上乘乃深遊於法界伏念某浪從多劫迷失本真緣投竄於昭潭適客鄰於梵宇仰惟三藏力求甚秘之文不啻二年洞究玄嚴之旨十會豈離於當處五門元在於初心塵塵刹刹之徧周一一重重之示現毗盧無說而說廣開中道之根源善財不行而行盡見南方之知識莫非巧善普為羣生夫何循省之餘獲入融通之奥是為希有已徹障於菩提來作證明更出形

於舍利慈蒙恩宥偶脫炎氛因寄徑以言旋用潔誠而
修供十方淨土俄布滿於香雲一切導師益滂流於法
雨誓同行願永託護持

道鄉集卷三十三

道鄉集卷三十四

宋 鄒浩 撰

墓銘

楊都曹墓誌銘

永康軍録事參軍楊君既卒之十有五年元祐元年也其兄無為軍無為縣令處愿卜以十有二月丁酉葬其母夫人孫氏于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坊原先塋之右吉舉君喪從焉且命其子書思以滎陽鄭君佸之狀屬

其銘其與書思友善義不獲以不敏固辭於是論次其事而銘之君諱處厚字純甫其先漢州綿竹人後徙居江都令為江都人曾大父允恭西京左藏庫副使康州刺史贈左監門衛大將軍與其兄允升弟允元有功太祖太宗時事載國史大父告諫議大夫當仁宗時為名臣父闕大理評事景祐慶歴間赫然以文擅譽君其仲子也寶元初諫議以祀南郊恩奏補郊社齋郎為婺州浦江縣尉秩滿主楚州淮陰縣簿會親嫌者對移亳州

永城後為永康軍録事參軍薦者應格當改官久不得

代而疾作不起矣時熙寧四年五月初二日也享年三

十有八君早慧非常童比諫議捐館恩加秘書省校書

郎不受推與其弟處廉識者奇之盖其天性之厚成人

或不逮也在浦江時年少耳若老於治者俗有幸民以

貲自豪市姦吏為欺謾以避傜役滋久君察見其情令

罷去攝其政即日按其比居痛繩之使傜役如法一縣

悅服永城直往來之衝客有挾貴撓公者君一待以理

不少屈其他與在淮陰如在浦江時永康地控威茂守者皆武人君雖參録軍事實於兵民之政無所不預守者頼以稱治疾革矣火發民家連延廹公帑君扶疾救完之衆每以為不可及嗚呼以君天性之厚又强明勁正奮不顧身皆有以過人若假之年砥礪停蓄允臻大成然後發之於云為之際則其所詣豈易量邪不幸不壽以死可哀也已娶孫氏今朝散大夫致仕琬之女子男一人懋女一人適鄉貢進士仲彦明孫男三人京卞

允女一人銘曰才信美兮壽則嗇欝其苗兮秀不實持所以兮恍誰詰與蒼珉兮閟幽室

孫壽朋墓誌銘

元祐七年春大雪長社令孫君壽朋久疾方愈冒之以視防列又走鄢陵境上集其吏民議積水之利害回環累日且不時食飲於是疾作以歸至四月二十六日不起矣自官府閭井雖不快君者亦莫不嚬咨出涕其田間老稚相與泣歎曰天奪我賢令其家卜以六月八日

葬君于汝州襄城縣孟陵之先塋既吉謂僚友中與君厚莫如某屬銘諸墓嗚呼異時從容君必語其平生無隐情始以為偶然今而思之豈偶然邪君諱安壽朋其字也其先趙州平棘人徙貫頴昌之長社至君盖三世矣曾大父澄贈工部侍郎大父冲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工部尚書父昂左騏驥使帯御器械贈左金吾衛上將軍御帯捐館舍恩適及其一子朝廷録其功特許君與兄廣分受之頴差使于三班已而試經術異等換太

廟齋郎且調蔡州西平尉邑故多盜未幾犬不夜警部使者以其捕獲聞遷令録視其品為恩州清河縣尉廢罷改長社尉考滿用薦者轉宣德郎時從父兄康簡公以吏部尚書毙于位還長社上悼之遂命君就知縣事頼昌京西一都會其封内皆劇邑惟長社剌史在焉又占籍多巨室故前數十年未有以美政聞者君之來也耆老相賀曰此前日賢尉也使我露粟而積開户而眠舊矣我其受賜益大矣君既攬印則以民為身以國事

為家事曽不以貴賤疏戚貳其心歲嘗大饑衆以赴訴履畆者承風旨抑之於其常税僅蠲一二君憤然直于府安撫使資政殿學士曽公孝寛主其議於是奏行之且廣及四鄰又有意在圭田而故疑詐之妄者君乃先自蠲其所當得以折其謀方復差役之初法未畫一輙叅俚俗以潤澤之或譏其非是比法成悉與君合郡縣方且紛然更張而長社固已按堵久矣君奉詔令不束於文而惟其意釐正版圖逆絶姦倖民造庭下每每訓

諭其怙終不悛乃寘于刑苟不必逮證不食頃留也一方以君為着龜權衡輸送自集獄以清簡初鄉户置長以督其賦一切取辦往往破産代償故例以上户為之至是遂不復為重役與他邑異異時夏秋吏歛民以規利謂之乞局稍不從輙患生及君治効弗獲逞其俗遂革郊野間莫識吏面吏亦迄用不蠲上位嗔始雖側目終更德之民既挽君再留逾年又豫憂其去走闕下就請通判府事君謙慎初不以此自多然名聲四馳千百

里皆知長社有人其訟至有叩監司以來君決者龍圖閣待制陸公佃自鄧入覲躬欲訪其治術而君死矣士大夫道其境見其民之聚泣爲之嗟異君羈貫即有志自建立執經從師寒暑風雨不少懈康簡公指以語人曰吾家令器也其與人交樂告以善惟恐其疵瑕其愛民出天性疾革與朋友談莫非民事一不爲身慮既死篋無裳衣歛葬之具賴賻襚以濟享年三十七官止右通直郎前娶魏氏至是祔焉後娶劉氏男三人憲愻愈

女五人長適進士李紓餘未行母陳氏老矣無以爲養諸孫眇藐無以爲長計其異母兄弟與其族人惻然任其責曰我輩在忍使失所銘曰環地百里孰不分民視民如己有賢孫君君久于位我作我止曰非我私仁聖之意惟此下民實天耳目民父母之天胡不福不福以逝民以怨言蔚其後昆尚克高門

李府君墓誌銘

趙郡李友直伯益與其弟友諒仲益友聞季益皆以文

雅知名號為三益余心嚮之有年矣後與季益同登進士第又與仲益同官于襄陽始深得其為人蓋詞學趣向犖犖可畏而不可及余雖未識府君固知善慶之所鍾義方之所成此其効也是時季益奉府君為岳州沅江令秩滿仲益迎侍以還余適禍歸不及見但聞幅巾杖屨歷訪昔人之遺蹤上下山谷步履輕疾襄人初不知其為八十歲老人也莫不歎仰以為福禄未艾然明年紹聖四年四月丁酉府君逝矣諸孤護喪至杭州卜

以五年十月其日葬錢塘縣欽賢鄉之馬鞍山狀其行屬余銘夫銘以信天下後世大事也仲益弟兄聲稱籍籍所與遊皆當世名卿大夫不以是託焉而屬於余余曷敢辭於是叙而銘之君諱恕字貫道世為開封酸棗人至君葬親於白兆山遂為安州安陸人曾祖弼祖德升皆晦迹丘園以經術教授考其始以進士起家而守正不屈阨於小官最後為隨州隨縣令守將欲以薦狀易其善馬毅然謝曰馬久勞之不忍中棄還官不顧也

未幾投劾去以卒君天資篤實口無二言其德似之故能以終鮮之孤克成其家方十許歲族人有不得意於長上者規欲害其所愛之提孩念莫能致則以毒藥授君曰夜卧客置其口中君受藥惟謹比入門即棄之如是三四族人驗其不為用引它事棰苦之君終不言它日内外稍有知之者相與歎曰是兒有隂德詎可量邪君少嗜學於書無所不闚既孤不復事科舉逮有子秀拔絶人顧可以成其志即千里資遣以從師友雖貧甚

不少懈已而二子相繼登第迎君宦遊殆十五年所以奉養甚適人士榮之且曰為善之報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果如此夫人朱氏安州落鴈太傅之裔前君七年卒君今葬所即其兆也子男三人即友直友諒友聞友諒宣德郎友聞集慶軍節度推官知唐州湖陽縣事女二人長適贈宣義郎劉興宗次適西頭供奉官劉震早卒孫男十四人彦開餘無考女十二人重孫男一人君於五福備矣可以無憾惟潛德隱行不與耳目期者世

豈得而盡識然推其十許歲用心則老而彌卲可知也故於其屬纊也言語氣色如常日於其喪之至也杭人識與不識為之咨嗟出涕銘曰曰高匪天曰厚匪地方寸之間天地所寄有如府君孰使而然受藥即棄見於童年篤於初心以壯以老如有萌焉至於合抱天地知之顯相其身其身弗有蔚其後昆八十一年數則有盡有子如此無窮之慶

華元吉墓誌銘

君華氏諱申錫字元吉世為常州武進人曾大父宏贈大理評事大父叅故太常博士父直淵故壽州下蔡縣主簿下蔡君有子四人君其長也禀賦純篤表裏如一自其童幼即喜問學既長博通深造為流輩所推熈寧以來朝廷作新人材尊用經術炳然與三代同風而吾鄉之士繼踵興起以顯赫乎當世者視天下為最盛君於此時乃累詒不偶人頗咨惜之君不為動曰我知修已而已以此紹箕裘之業而為子孫亦足矣他復何憾

下蔡君久疾卧家其仲子申甫方擢第仕四方叔季又從師友讀書獨君朝夕侍左右凡可以順承其意者雖勞苦之事勇前不懈也下蔡君既捐館母夫人鄒氏年益高君奉養尤竭力君歿久矣夫人或事不如意則必泫然嘆曰吾兒在寧有是耶娶陳氏故尚書屯田郎中傳之女子三人齊彦章皆篤學有立志而彦早卒君年四十有一元祐二年五月十五日以疾卒于家後十有三年元符元年八月某日始克葬于武進縣懷德北鄉

某村之原其孤謂予與君親好隆厚屬銘君墓銘曰學以成其身孝以悦其親謂當獲於上以充其志而迄不伸嗚呼已矣利其後人

提點刑獄崔君墓誌銘

元符三年春天子既嗣位妙簡畯良助隆初政而朝奉郎嘉興崔君適考立實由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名為尚書户部員外郎道病十月四日次常州無錫而卒享年五十有二母壽光縣太君沈氏垂老子傅世尚幼三女

皆未行諸弟舉進士未第弟之子以貢賀奉表需恩未出官上下内外賴君以濟而君逝矣聞者悲焉其家以建中靖國元年某月某日葬於杭州臨安縣靈鳳鄉某所之原其弟适太學名士也以君行狀來求銘曰君諱仁授之曾孫國子監丞諱伸之孫歙州婺源主簿贈朝散郎諱敏中之子初學即崇義理不務詞章會神宗以經術取士遂登乙科調宣州宣城主簿朝廷方選教官委國子監考所業以聞君進詩説十卷丞相王文公稱

之擢為夔州教授夔險遠難侍親以行辭不赴赴宣城
用薦者遷杭州於潛令又用薦者改宣德郎知袁州分
宜縣尋丁朝散憂服闋知潁昌長社縣户部奏留為校
法官又留驅磨文字就除幹當公事會哲宗復遣常平
使者遂使淮南西路主議者懟不嚮已降通判定州久
之事明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辭以母老改江南西路
就除提點刑獄再娶皆殿中侍御史錢公顗之女長贈
德化縣君季封德清縣君君侍親孝友弟睦行己待人

一本於義朝散貧甚鄉有高其節者出緡錢數百千助
畢婚嫁其名雖貸其實非也君既終喪乃力自儉約月
儲半俸償之必其受而後已少年登科聲動輩下公卿
爭欲妻之以子不就曰以貴富偶貧賤肯屈意事吾親
哉錢公方斥監秀州稅乃自請婚焉又取其季以繼其
室諸弟試有司不利往往連日咨慨若無所容至其絀
為通判則怡然脩職如州縣時在宣城復圩田在於潛
去猾吏民到于今懷其賜繩姦不避要權薦士必先寒

遠與人交久而益固聞人善不啻如已有自宣德郎再
遷至承議郎不磨勘者八年或問其故曰嘗夢官至朝
奉母老矣幸少延以奉甘旨已而覃恩自遷其官乃泣
然歎曰終於此乎後數月果不幸其生平可知者如此
其惟恐人知與人不得而知者可以推此概見也念非
銘得所託則無以信後世敢請嗚呼若孝立者殆庶幾
所謂躬行君子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者歟其何足
以銘之然某不敏孝立取以為友有年矣去年北歸過

顧上相見驚喜且曰自子竄瘴鄉吾母日誦佛書祝子無恙然則孝立雖不可作所以慰其母夫人無窮之哀思者敢不勉為銘耶銘曰孰不戴天孰不比人孰無愧作以立其身安于躬行是謂君子將聖不亡我知其與顯豈在位傳豈在嗣昭如列星㕑其在此

孫君墓誌銘

君諱惟吉字正之遠祖潛五代時為武進令而卒子孫因家焉遂為武進人自曾大父以來皆傳一子且不壽

君之父幼孤而貧外氏欲嫁其母毅然止之力修子職
以成其家君甫數歲知父孝如此於是以家事自任曰
豈宜復累吾親哉比長貲益饒裕所以致其養者無不
如意迄于壽終與人通財雖婁墳稚子未嘗一毫非義
曰人縱可欺如吾心何里有急難頼君以濟不知幾人
初無德色視子孫可教者悉遣之學闢舘聚書賔延髙
士以充養其才故其子谿以文學行義名于東南貢于
禮部且將顯用于世其餘若孫皆刻厲有立志晚奉釋

氏甚篤苟可以致其誠者無不為也一日忽不食條處後事後三日沐浴戒諸子曰五鼓寺鐘鳴亟告我及期索水盥手合掌而坐良久就枕則逝矣實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十有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三娶符氏前卒子男五人長即谿也次豁裕欿谷女六人適談潭淵元康江通蔣中美張郛陳中行孫男七人蒙亨謙亨豐亨煥亨知微知彰知柔孫女五人谿等卜以明年崇寧元年正月四日葬于縣之懷德北鄉平岡村夫人符氏之塋走京

師求予銘予與谿友善不得辭銘曰不恤其身以安其親不專其利以成其義有豐其報其子則賢君為不亡以永其傳

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寧州刺史賈公墓誌銘

元符初元哲宗皇帝躬攬之六年也延見文武之士殆無虛日拔其尤者以隆治功於是皇城使威州刺史賈公自權發遣河東路兵馬鈐轄名對大合旨超授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寧州刺史權管當侍衛親軍馬軍司

公事舊城裏都巡檢使一時將帥翕然聳慕以為遭遇之異有如此者三年春哲宗升遐選為山陵都護時公疾殆矣不辭而行遂以三月二十九日卒于河南永安之寧神院天子聞之惻然嗟悼遣内東頭供奉官宋某護喪以歸且敕葬事官為應副特贈雄州防禦使官其二子又擢其長子為閤門看班祗候録其季女之夫為三班借職常賻外加賜白金千兩絹七百所以恩卹甚厚其孤以明年建中靖國元年八月二十五日葬于開

封祥符馬店村而承議郎前權通判蘭州軍州事俞君
次夔狀其生平曰公諱岊字民瞻世為開封人曾大父
真大父信皆不仕父順以公貴贈左屯衛將軍母李氏
追封安康郡太君繼母李氏追封淮安郡太君公生而
警穎不為兒童事父母異之謂必能起家讀書略通其
義酷好弓矢擊刺未冠已志如成人一日慨然嘆曰大
丈夫當自奮立不然何以顯親揚名於天下遂勉從戎
以騎射稱不數年遷行門元豐初神宗皇帝臨軒選才

武遂換内殿承制為慶州荔源堡兵馬都監瀘州夷獠叛朝廷委環慶路副都緫管林廣經制其事廣首辟公為先鋒將深入蠻徼通江門取隘口糧道無阻討蕩巢穴幾得乞第斬獲三百八十級帝嘉其勞特轉西京左藏庫副使仍以袍帶介胄槍牌茶藥賜之除河東第三將未行權京西第一將留駐于環慶路久之赴河東任河外准備牽制蘭會賊馬逢西賊于明堂川俘馘甚衆就除第八將轉莊宅副使哲宗登極覃恩轉右騏驥使

改西京作坊使今大丞相曾公以龍圖閣學士帥太原奏充准備將領從副都總管李浩行逢西賊于㴁㴁浪舒囉遷易擊走之復為第三將改第七將從知府州又充行統制入界至横水川青魚河斬獲七十九級轉内園使就遷權本路兵馬都監兼第一將紹聖初轉東作坊使再任入界至青岡嶺越祖平埋迎三岔斬獲四十級特轉宫苑使尋總領先鋒至槖駝巷左監軍司逢西賊力戰斬獲一百七十級焚蕩族帳器械倉廪尤多四

年春西賊數萬圍麟州神堂寨甚急公亟擁騎四百出援且令漢蕃士卒曰國家無事時不惜厚禄畜養爾輩正以待一旦倉卒之用今雖衆寡不敵豈可坐視而不救吾誓以死報國莫不感激奮勵争前徑由屈野河川楊家墓行五里許回視河西沙塢子渠拔谷青草會則賊騎已不可勝計公因念韓信背水陣以取勝乃據北欄道坡嶺上使四無所向人人用命自旦至暮相持不決公矢一發中酋領應弦而倒衆即遁去重圍遂釋是

日徹公神堂破矣帝聞而嘉歎亟以袍帶槍牌弓矢茶
藥賜之特轉皇城使又加威州刺史援築葭蘆寨至吐
渾河掩襲真鄉流賀羅峯沒寧流斬獲三十二級牛馬
槖駝千數葭蘆遂安又捷耕至桑泊逢西賊力戰賊敗
遁追至囉沒王河斬獲七十級生擒偽鈐轄乜香元符
初就除權發遣本路兵馬鈐轄兼第一將既入對對首
諭神堂功久在朕聽公惶恐稱謝且條奏邊事甚悉帝
深器之遂擢管庫是歲郊禮管當法駕鹵簿儀仗兵隊

以整肅聞今天子登極覃恩轉濠州團練使遷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既受命為都護促行家人以疾久力勸止之公叱曰吾本一介行伍蒙國厚恩未有毫髮補報可辭行耶力疾上道以至於卒享年五十二娶席氏封普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詵右班殿直閤門看班祗候次曰說曰詠曰諶曰詳皆右班殿直女六人長適右班殿直邊公綽次適進士高建一次適進士折可畏次適右班殿直彭鑑次適進士李孝純次許嫁三班借職裘

思永公天姿特挺沈毅有謀望之凛凛不可犯天下奇男子也事繼母如嫡人不知其為異在河外時或欲率其子入界公曰吾子技未精果行不免冒賞以欺朝廷吾不忍為將兵二十年戰未嘗北士卒中傷必載以歸躬自撫視完復乃已與人周旋惟恐不盡輕財樂施家無餘蓄每公退即延儒者講論書史教諸子以忠孝巨公名卿薦之者踰六十人尤為今大丞相魯公所知嗚呼孰謂弗克壽考以享富貴之盛而止矣宜有銘以告

後世其孤遂以狀來求銘予嘗聞俞君言其先公天章閣待制克帥環慶時力薦公于朝天章沒公畫像祠之歲久益虔盖不忘俞公如此宜其忠於報國雖出萬死而不顧也是誠有過人者於是序而銘之銘曰赫赫神宗文武生知作新多士以大有為士患不才才亟用之智信仁勇各適其宜惠此中國服彼四夷天高地厚孰得以窺于時賈公拔自行伍何以況之如羆如虎帝曰汝才恊濟吾武夙夜行門非汝宜處往事兵戎往勤扞

禦我有成軍令茲將汝開迹瀘南繼踵河東干戈所向未嘗不從敵誰為堅賊誰為雄奮不旋顧必摧其鋒尤卓異者神堂之功如古將帥凜凜英風簡在哲廟雖久不忘趣其入對有謀其臧帝益嘉歎擢護巖廊恩殊秩峻聳動多方念德莫報陵役是當忽其逝矣天子惻傷今天子聖紹隆先帝卧鼓滅烽蠻夷慕義將臣熙熙雅歌自喜同我太平長守富貴公獨胡為未老而逝尚其子孫不墜厥世

道鄉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鄉集卷三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林大本

道鄉集卷三十五

宋 鄒浩 撰

墓銘

中大夫直龍圖閣知青州軍州事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諱說字巖夫其先自太原徙真定又徙洛陽今為洛陽人曾大父彬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崇國公大父化基禮部尚書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諡惠獻父舉正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祁國公謚安簡公家自魏公始大祁公繼之皆輔政忠清亮直達於三朝公世貴幼喜學問自脩雖以蔭得官竟取進士第自太常寺太祝遷光禄寺丞著作佐郎秘書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員外郎屯田都官郎中官制行改朝散大夫轉朝請朝議左中散大夫拜中大夫加直龍圖閣勳上柱國爵河南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户賜三品服歷管當在京馬軍糧料院馬步軍專計司西京陜府河陽鄭州提轄收捉私塩通判

滑州相州知衛州常州臨江軍晉州徐州尚書倉部郎中知洺州涇州尚書祠部郎中知相州太府少卿知鄭州荆南府澶州河陽河中府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使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建中靖國元年十六日終于青州治所享年七十有四初為衛州年甫三十適天下久無事法度寖弛吏襲欺罔顧公甚少裕然儒者易之抱案却立視公所為公徐為裁決皆中幾要時有縱舍不可揺奪吏始畏服旋以治聞常州士喜學公為延致

名儒臨川王安國平甫教授平甫時雖布衣義甚高非
賢有禮弗就既從公游士人慕嚮自遠而至未幾朝廷
改科專用經術常之士試開封禮部及第于廷皆第一
已而相屬為從官郎吏二千石者甚衆世益以為美談
臨江介於虔吉俗喜鬬多誕謾富室子殺人賂人代之
獄具辭服公顧謂曰汝顧利許人以死獨不為父母妻
子計乎囚色動具以情告民安於習俗吏恬不加察公
以一言得之遠近懽頌吾人朴厚尤樂公簡易力請于

朝為留五年常有調發興作聚民于庭喻以利害戒以
期信民相先從之未嘗告勞至被璽書褒諭勞賜金帛
徐得巨盜久訊不承及公至專以恩信為治囚聞之泣
曰我曹幸當平世何苦如此不過吏廹之急耳今幸得
公雖不獲自新復忍欺之乎願抵罪無恨由是盜益銷
䕃相州洪福寺火邏卒救止因有所攘連逮頗衆公曰
始需其功旋治其罪後有警何以使人且及無辜吾不
忍也廼令自陳坐者無幾後公從子行境中夜半車乘

相屬或謂其徒前此能如是乎從子問之曰吾境多冦奪為行旅患今郡守以誠置人腹中姦偷不忍撓之因得夜行從子以告公曰兹適歲豐耳豈吾所能哉鄭當元豐時地狹民貧不能輸役廢為縣後復為州且更用差役法取辦境内紹聖初復免役詔以八事尤先裕民公會屬邑令議于州擇其善者奏行之歲弛緡萬有竒民尤以為德湖北兵與湖南並將因更戍嶺外涉横欽廉象四州之境多死亡者以故難於招募且乏事公謂

廣西被邊之地移兵於其境內則習瘴癘無甚憚湖南北兵交駐潭桂則近戍而不勞又控扼衡郴緩急可用仍不畏死樂於應募有五利焉條列以聞朝廷嘉納大河東流新堤始完主者懼力怯衝埶陰決下流以殺其勢水泛溢平野稟州清德軍皆被害州縣顧望莫敢言公即奏曰吏畏罪過甚乃移患于民願亟察之朝廷遂遣使相視塞決口民以安堵河陽夾河為城會秋雨甚水大至城不沒者數板州人惴恐時公已年七十餘曰

吾為守與城存亡者也雖老敢自愛即率寮屬躬為顧指得其要害冒雨督治逮暮不少休衆益安之治逾二年無犯死刑者有芝生于廳事今天子即位之初公自河中移鄧州請入覲對稱㫖擢拜太中大夫知青州議者謂太中儀物視從官不當叙遷公亦堅辭改直龍圖閣公素康强未嘗卧疾一日會親族燕飲言笑自如夜分安坐而逝公到青纔半月然民已懐公為罷歌樂屠宰者累日公性寛大渾厚不見圭角明白洞達内外如

一遇人無貴賤皆為之盡禮雖欺罔誕謾一以誠報之
聞人之善惟恐不及至過惡則為掩覆庇護雖親密不
以告嘗有所厚雖或負公益不忍傷其意故雖悍戾偷
薄之士始見之而肆中則愧終則畏服而敬之平居怡
然能自娛適毀譽休戚不以干慮視宗族極恩專蔭補
多及疏遠與交游終始無窮達之間其為政以忠厚仁
恕為本扶善抑惡銷絶姦慝不喜近功小効搜摘隱微
悅可人意不飾繁文末節馳聲譽苟進取僚吏能否皆

因任之既各盡其材又為之揄揚薦達期於成就或阽於罪戾必反覆戒諭終不厭逐告以善則欣然從之如自己出有所為後有言其非是者亟為改易無愧詞吝色前後守十五州歷五朝政治損益尤多平心一意無所覬望仕皆循次未嘗驟進亦終身不掛吏議然所臨皆要蕃劇郡當天下全盛之際人物阜蕃兵革銷弭各因其俗治以無事出入休顯垂四十年康寧壽考為世榮觀近世名卿未之及也自魏祁相繼顯用公復與兄

誨子瑜並以器能進擢其使大遼實兄弟相先後其在相州瑜適守滑夾河相望長婿為樞密直學士吏踐要劇亦復與公同時時論美之公喜學晚而不倦有文集二十卷詩集十卷娶錢氏河南郡君李氏河内郡君薛氏河東郡君子男三人瑜朝奉大夫京東路轉運使先公而卒琮知相州録事叅軍河北路塩事司幹辦公事璆太廟齋郎早卒女八人長適樞密直學士孫覽次適承議郎李去盈次適通直郎楊彦章早卒次適承議郎

陳扶次適瀛州防禦推官許子卿餘並早卒孫男四人良治郊社齋郎良史良質並假承務郎良式尚幼孫女三人長適承議郎尚書比部員外郎周紳次適潁昌府觀察判官孫竢一尚幼曾孫男大倫郊社齋郎曾孫女一人未嫁其孤既以其年九月十五日葬于河南府洛陽縣大樊村先塋之次屬尚書禮部員外郎榮君輯狀公行事求銘於浩浩為潁昌府教授時公之子瑜提點刑獄辱知甚厚又與公之孫良治友好盖嘗聞公居家

歷官安於為善絶口不以語人故雖子孫亦莫得而知其詳然自其所可知以推其所不可知信賢矣哉乃為銘曰孰不從仕仕或謀身孰不為善善或近名有賢王公中道是循弗屈乎己弗異乎人孰險孰易孰踈孰親五朝四方一以其誠身名從之迄用有聞其聞顯矣其心則純不見有物為吾死生安坐而逝世益公賢安簡之子惠獻之孫亘千萬年儼其如存

真淡先生唐公墓誌銘

唐氏遠矣世不乏人惟晉昌太原京兆秦州北海五族最顯天復中建威軍推官名希顏者避地錢塘生仁恭為鹽鐵判官贈太子太保太保生謂為通儒院學士從忠懿歸本朝出守秭歸因家江陵終職方郎中贈太子太傅今江陵錢塘之族皆出自北海太傅生極才氣爽拔與孫何齊名弱冠登甲科又與寇莱公為忘年交丁晉公為布衣舊略不為之屈以故仕不脫州縣棄官去其後謝公絳判流内銓疏其節以聞特轉大理寺丞遷

殿中丞致仕生一子是爲處士愈處士尚幼慨貧無以
養乃捐書力穡亟成其家以適親意先生處士第四子
也母某氏先生諱既字潛亨又取水一火二號淡眞翁
先生始生殿中君仰觀而占曰水躔翼軫楚分也法主
文明吾孫骨相異其有以亢吾宗乎初學即與其兄子
思寢食自勵子思亦先生流亞也鄉人以此慶處士有
子稍長遊太學同舍老生對之歛容不敢惰伯父質肅
公介方叅大政愛歎以爲類已奏試主簿于將作監鏁

其廳中別試異等聲動場屋丁處士憂服除不復赴禮部山林獨往之意於是萌矣親友勉之調渝州巴縣尉非其好也未幾謝去築室於漢水之南居且完顧書籍猶假於人遂走吳粤悉售以歸掩關卻掃凡二十年始也日有所為以若干為准雖寒暑風雨不廢以為積小致高大當如此故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而終也自守其約於象數之外不藥不卧不箑不纊草衣藿食往往辟穀日誦易老子黄庭一過而已嘗曰在易之

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君子體之則亦財成輔相以左右身吾非悅生而惡死所以尊生者上以報生我之施下以善吾死耳人有疑其不置像設者曰覆載俯仰皆神明也豈像設所能盡耶吾事之以道自謂勤香火者無以過也其所養盖如此吏部尚書彭公汝礪按刑京西時就見之自以為弗及左司諫孫公諤為淮安守聞且過郡迎謁歸心焉至闔城扉留之畫其像以慰其別自餘名人豪士有獲際者覩

其貌龎眉頩顙天庭骨隠起如徑寸珠聽其言縱横無滯礙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靡不冏然自失也以故通經者服其得先儒未決之秘愽古者服其貫方册所載之詳脩真者服其造一氣未形之先善書者服其妙八角垂芒之體下至百工衆技亦皆服其巧出意表然先生初不以此自多也遇人有所不及人自服之耳或曰此特往而不能返者奚為哉及觀其語學者則曰古之人身包形器物來則任以形器之所宜固有歴聘以觀

其可不可與有行者若合不合則歸於道之興廢焉或運天下如反掌或準天下以言行其致一也又嘗因諂求言欲令其子條列復井田修廢官之説以獻彼以為往而不能返者果知先生也邪門人魏倚取孔子所謂隐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者槩之幾矣教子務充其德性且曰良能富於已何得為貧識者皆貴之何得為賤此天下真富貴也女能自立足矣餘聽命可也惇叙姻族尤有恩義貧不給者衣食之婚嫁之死則哭之

寢門以盡其禮將逝之年玩易不去手每有所得必肅衣冠北向稽首以為目中了然見六十四卦定位於天地之間庶幾不為仁智所域與昔日以意致之有間矣但神機不可輕以告人一日忽屏人獨居家人意其不快呼醫遽止之曰吾無苦然諄諄贊易以為道之至數孔子言之妙不違則天且有則況其凡乎老子言道大體而已默推此語殆於數之至神者先受之也後十日命汛掃道室聽醫診脉平不異他日俄而正坐妻子環

侍了無一語儼若假寐然逝矣自啓手足至大斂體溫如平生實元符三年九月二十日也前此晝有白星隕道室前乃先生生日八月八日也越月而逝異矣夫享年五十四娶陳氏左中散大夫習之女知書有賢德能佐先生立其家而成其子子男長曰愨次曰悊習舉進士修身慎行似先生者也先生流澤其由此而光乎幼男節與二女皆早卒文藁十五卷邦典二卷易論三卷門人集所聞為説約十卷其家卜以崇寧元年三月甲

申葬先生於襄陽縣隆山之東原前期悉持魏倚狀走京師屬銘嗚呼先生於浩厚矣嘗謂知其心者天下一人而已前年九月浩以諫官論事狂妄竄新州先生留荆門待焉誨告纖悉無所不及既别明日又追路語曰我昨夕深念尚有某事未竟告竊疑之先生寶練神氣面有孺子色而浩方且窮處瘴氛必死之地不復相見決矣孰謂未一年浩偶蒙恩生還而先生奄忽與化俱耶浩教授襄陽時見先生本周官以釋春秋謂之邦典

因勸盡釋諸經以發吾覆先生約五十五歲成之又孰謂五十四而先生逝耶莊子曰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先生平日齊家與檢身等教子與正心等固未嘗頃刻置也而將逝之際乃獨不留一語蓋不知所以忘而忘焉至矣乎非死生無變於已而能若是乎使其家不以銘見屬獨當自以文字發潛德之幽光刻其子不遠千里匍匐踵門哀訴如此其勤乎於是掇其遺事論次而為之銘銘曰其傳有書其似有子其不可得

而泯者無所終窮其五十有四者數而已矣光莫隆乎日月大莫外乎天地萬物各正性命於其間孰能妙無已以為已嗚呼亘千古而常今先生其在此

張唐英墓誌銘

君張氏諱某字唐英常州宜興人曽大父延矩大父麟父宗道皆晦殖厥德至君遂奮立為儒家纔出就舉即為舉首脩簡胡公宗愈司封丁公隲皆一時領袖乃居其次二公得其文讀之欣然無異語自至和迄元豐二

十年間六試于禮部元豐八年當以累舉特持恩與其類策試既已為第一與進士試又入第三第遂賜進士出身調蜀州江原縣尉終更當進秩會脩簡公帥成都辟置幕府不行辟監嘉州豐遠監考滿當改官有司輙疑沮例故可辯懼扳以累人弗辯遂受淮南節度推官監高郵稅用辟移監海州臨洪場以建中靖國元年十月十五日卒于官享年七十有一君以奇童子拔起壟畝不舍晝夜博極羣書作賦以賦稱治經以經顯學者

翁然師之張莊張氏貲高一方筠州高安尉稹實主家事人以利故多為其竊笑獨君居其館訓誨其子弟十年未嘗干一毫高安畏服待之禮有加焉君赴江原且行高安已得疾猶力疾入城餞君君行而高安卒在嘉州兼教授月有食錢積二歲一不取或詰其故曰錢不足以贍諸生可分以自潤乎士大夫高其義爭遣子弟從之學外姑老矣無子而孫甚貧乃奉以入蜀及其亡也多勉君火其匶君泣下曰忍為此耶雖險遠距吾鄉

不過萬里耳竟護以歸葬居鄉徒行雖夜分必冠帶朋友止之曰幽有鬼神其可忽接人無賢愚少長諄諄曲盡誠意外若無所不可其中介不可奪至今鄉人時時道君作為以警後生至有追感而流涕者歌詩雜文僅存二百篇為一帙藏于家兩娶吳氏前室生一男早卒一女歸貢氏陳箓後君卒繼室生二男孝述孝立皆篤學自重必能亢其宗一女歸進士嚴知訓孫女一人孝述等卜以崇寧五年十月乙酉葬君于晉陵縣萬安西

鄉姚野村之原前事持其内兄進士吳𬱟所為行狀且泣且拜請銘夫君盖鄉先生也安可辭遂銘銘曰誰為幽明吾一貫之誰為義利吾一判之彼或言不足吾裕然行之貴富賤貧誰其令之順受其正終身其寧之子孫其承之富禄其迎之不俟已曰君子信之

胡子正墓誌銘

晉陵胡氏於東南最為名族自文恭公貳樞府脩簡公丞中臺其子孫昆弟以文學政事傑然見於世者踵相

尋而起入居臺閣出擁節旄譪譪其盛未艾也其或抱
才而處分老沉潛則奉家法以周旋終始無憾庶幾乎
夫子所謂在家必達者若君是已君諱元鈞字子正諱
宗度之子太常寺奉禮郎諱亶之孫贈開府儀同三司
沂國公諱寀之曾孫視文恭公為從祖脩簡為從父自
豫章從而之晉陵至君五世矣君既學夙夜克勤期顯
親不幸失所怙諸弟幼奉禮君年髙聚族百口無贏貲
慨然歎曰古人之學孝友而已奚必以仕進為哉遂專

力以任家事奉禮君與母顧夫人無不意滿以終其壽撫諸弟至有家室猶不以事勞之有所入則付焉不私一毫故合居三十年愉愉怡怡鄉邦稱慕迨今諸弟皆安富佚樂君力也歲大疫族人有舉家病者死且過半親戚畏避莫敢視君聞亟往具棺歛營藥石存亡咸不失所同母兄俞氏夫婦亡無子君收育其孤女如已女當行又擇士以歸之鄉人或繫獄計窘妄引君欣然證服以脫其罪或貸其金不償輙折券不問平居喜賓客

晚益饒裕其子璿又能以君之所以奉親者奉君闢館
藝圃順適君意君乃不復事事日與親朋把酒笑談而
已嗚呼不有其身以自奮於俯仰之間既已說其祖安
其母而均及諸弟矣又推是心以施乎鄉黨之人同其
憂樂不但酬孝友之言而止賢矣哉大觀元年七月五
日以疾終于家享年七十有四初娶李氏後娶華氏子
男五人伯倫伯强伯玉伯勤璿皆舉進士伯勤而上與
女一人皆早卒孫男三人遷達逸女四人璿卜以其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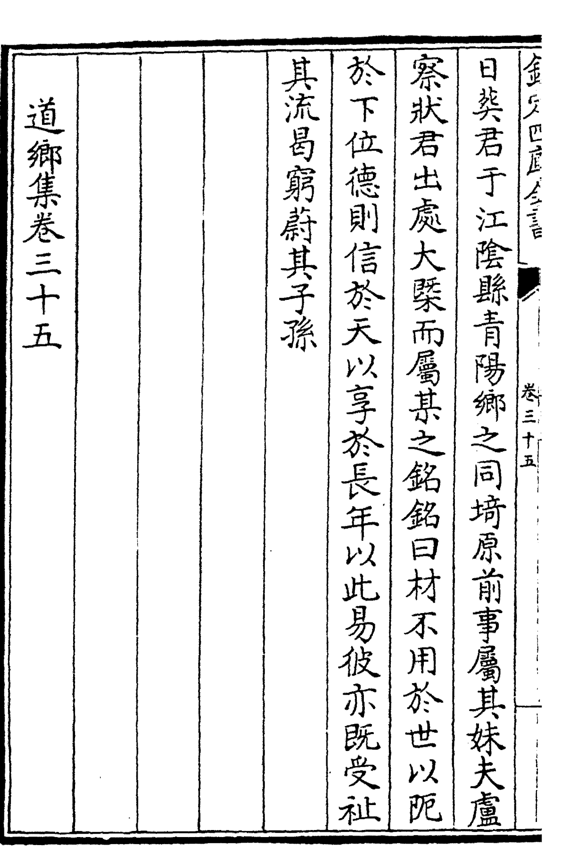
十二月甲子葬君于晉陵縣孝仁鄉黄塘之原同李夫人之域前期以通判處州承議郎周君況之之狀求銘於某某於君夫人華氏為内弟又瘠孝如此其可辭銘曰孝於其親友于其弟孰為古人行之則是奮其一身裕及三世内外畀尊貫以誠意居三十年莫知其異爰逮宗黨爰逮閭里爰舉斯心有恩有義人之所難獨以為異是亦為政何必從仕尚其有承以光受祉

強君翊墓誌銘

君强氏諱某字君翊常州晉陵人曾大父乂瓊大父明
父弼秀州嘉興縣主簿母葛氏福昌縣太君强故望一
鄉自嘉興以儒起家盛益顯于東南君與兄俶皆以文
行知名雖數貢不偶而氣守彌固問學愈篤一時名士
皆樂與之游父母既歿泫然歎曰禄不逮養矣尚何為
於是不復事科舉後免觧當推恩皆不赴久之兄俶熟
勸偕行遂以元豐五年釋褐授河南府密縣尉秩滿調
潤州金壇縣主簿引年致仕改承奉郎今上即位遷承

事郎賜緋衣銀魚崇寧五年九月十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八十一娶吳氏有賢德子男三人舉進士長曰汝嘉能竭力奉養以安之次曰璿才登第而卒季曰九齡女六人長適朝奉郎通判滁州邵壎次適進士丁除錢世茂李孚盧察程偕孫男女六人君志趣宏遠又博通載籍練達天下事若素宦於朝者晚僅得一官胸中結約不少見若屏盜使無留迹肅吏使無姦心雖邑之民深以歸德而令賴以稱治在君蓋無足言申國章公惇少

與君善方居潤時或不遠千里趨焉君仕屬邑乃不通一書投一謁及申國以宰相起巧於傅會者哂君以為失策君怡然自若也歸休十餘年年逾八十精神視聽初不衰後進覩其貌恭而和聞其語誠而通徐察其所為仁厚而終始未嘗異退而自警曰真鄉先生也閭乘興而出閭巷之人拱手相告曰此君子人也字畫詩章妙得古意有得之者必秘藏誦玩盖不獨以君詞翰俱美而已鄉里尊嚮如此汝嘉將以大觀某年十月之某



日葬君于江陰縣青陽鄉之同埼原前事屬其妹夫盧察狀君出處大槩而屬某之銘銘曰材不用於世以阨於下位德則信於天以享於長年以此易彼亦既受祉其流曷窮蔚其子孫

道鄉集卷三十五